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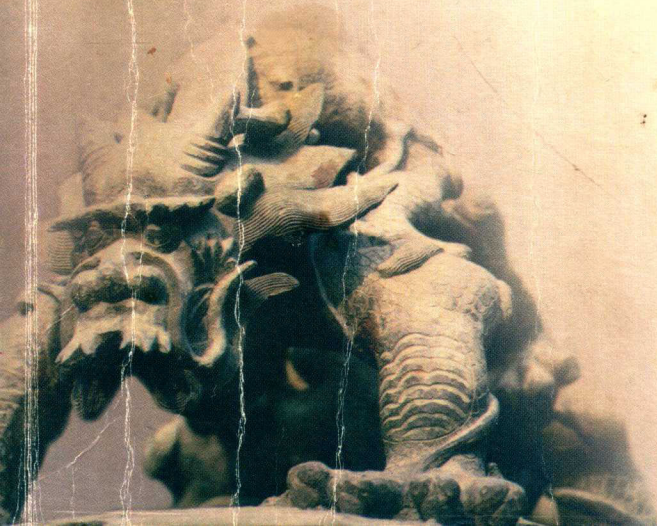
【大学生读本】

顾问 / 黎鸣

追问历史

对历史常识的质疑和颠覆

刘兴雨 /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大学生读本·赛妮亚/主编

追问历史

——对历史常识的质疑和颠覆

刘兴雨/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问历史/刘兴雨/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9

ISBN 7-80504-944-0

I. 追... II. 刘... III. 中国—历史—随笔—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5587 号

追问历史

刘兴雨/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固安博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965×1270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0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04-944-0

定 价:20.00 元

再版前言

刘兴雨先生历尽五年心血所著《追问历史》一书，承蒙天津古籍出版社厚爱，终于得以出版，可喜可贺。又承蒙广大读者垂青，迅速得以再版，让人感慨万千。

刘兴雨是在用生命为历史立言，每一个字背后都渗透着他的良知、激情、理性和磨难。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查证考据、多少次扼腕叹息……，在生活中他是一个憨厚老实的人，在做文章时他同样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他没有被权力异化，同样没有为赢得市场而媚俗。他吃着方便面、喝着稀饭，一边含辛茹苦地培养着儿子，一边痛心疾首地为中华民族苦苦寻找着精神的出路。

好像是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历史每一个字都可疑。刘兴雨不仅是一个爆破手，更应该是一个建筑师。刘兴雨先生用自己的才华和耐心，通过对历史常识的颠覆和普及，以及对历史细节的复原，唤醒了国人麻木的神经，仿佛夜来的风雨和啼血的布谷，生发春的气息。《追问历史》一书的价值，既不同于学院派历史学家的枯燥沉闷，也不同于流行文人的慷慨激昂，而是力图唤醒国人麻木灵魂中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精神，让每一个公民感受到思想的尊严和人的尊严。

中国的知识界，大多是被专制异化的软体动物，要么就是哗众取宠的名利之徒。本书的再版，既说明了吾道不孤，又为媚俗成癖的中国作家和摆弄花拳秀腿的小杂文家展示了严肃的力量。

刘兴雨的儿子终于长大了，而且刚刚考上了大学。他既心疼自己的父亲“五年磨一剑”的艰辛，又为有这样一位

正直的父亲而骄傲。在新学年开学的日子里，他给同学们的见面礼正是这本沉甸甸的《追问历史》。兴雨，我们已无愧于我们的后辈了，我们可以自豪地把我们的作品送给他们做生日礼物，我们虽然忍受了漫长的煎熬，但我们没有堕落。但愿孩子们能体会我们的苦衷。

本书再版时，祖国的北方大部已白雪皑皑。醉卧雪夜话沧桑，浮想联翩。晴朗的日子里，阳光从窗口照进来，让人闻到融雪的气息。

再一次感谢《潜规则》《血酬定律》的作者吴思先生精心为本书作序，同时也感谢《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西方哲学死了》的作者黎鸣先生慨然担任本书顾问。

赛妮亚

2003 年圣诞节前夕



重说历史(序一)

吴 思

同是一部中国历史,在今日人们的心目中,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

二十多年前,我们心目中的中国历史,大体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主和农民的阶级斗争贯穿始终,而官府之类的上层建筑,永远向着地主,为地主阶级遮风挡雨。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则被看成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半个世纪前,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尽管后来土地承包了,也难免有私下转让的,但地主阶级并未复活。那么,中国如何呢?历史终结了吗?万事大吉了吗?现实生活教育了我们,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过去忽视的东西,开始追寻另外一道源流,发源于过去并且至今流淌的源流。于是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幅历史图景。

我们看到了官府,看到了专制,看到了潜规则,看到了苛捐杂税,看到了贪官污吏,看到了官逼民反。刘兴雨先生的这本书,一百篇文章,竟无一笔用于描绘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斗争图景。他写官员,写皇帝,写平民,写那些代天理民或代天子牧民的统治者,写代理人的利益和代理人的心理。他描绘了一个官场主导型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特征,大概就是没完没了的“千古伤心事”。善不得善报,恶不得恶报。报应错位,源于利益错位。颐指气使的总是那

些代理人，可以当他人代表，慷他人之慨，谋过手之私的代理人。作者从秦始皇写到马向东，一路斑斑点点，所有这些笔触，都偏离了阶级斗争史的主流。然而，他的努力和众多当代人的努力一起，汇成了另外一条主流，形成了对历史的另外一种理解和解释。这是中国史学的进步，也是中国思想的进步。

那么，阶级斗争学说就不灵了吗？这要看如何理解“阶级”。本书开篇的问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吗？”作者的结论是未必。历史分明告诉我们，武力最强者得天下，尽管单凭武力未必能保住天下。这个结论当然不错。我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得天下坐江山者，那些靠暴力吃饭的人，也可以算作一个阶级吗？他们夺取天下，奴役百姓，大片占有山河土地，垄断各种资源，并且立法定分，保护这种利益格局，他们到底属于经济基础呢，还是属于上层建筑呢？这类立足于中国历史的问题一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类的西方概念就有些摇晃。不过，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合作，依然可以作为稳当的分析框架。

不同时代的人必定有不同的问题，于是有不同的兴趣，于是有不同的眼光，心目中就有了不同的历史。我们这个时代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教训，有可能比前辈更深入地提出问题，追问阶级形成的根据，追问生产关系形成的根据，追问产权形成的根据，一直追出鲜血和白骨来。那可是人类这个物种所拥有的最深层的东西，比任何身外之物都要深刻的东西。有了更深入的追问，就可能更深刻地写出历史。大家正在继续前人的努力，正在追问历史，正在从新的角度理解历史。这就是本书作者生活和写作的时代背景。

希望这番背景介绍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这本书。

2003年7月21日



呐喊者的漂流(序二)

——评刘兴雨杂文随笔集《追问历史》

王重旭

如今,能让人产生写篇评论冲动的作品实在不多了,而刘兴雨《追问历史》一书的出版,着实让我激动了许久。

十年前,本溪市出版了一本《本溪市名人录》,兴雨在这本名人录中这样评价自己:“他不是靠天才写作的人,常常是在心灵痛苦的时候才拿起笔。对艺术,他追求的不是娱人眼目,而是震撼心灵。”十年了,他一直恪守此道,于是,他便一直痛苦着,我们便一直震撼着。

其实,寻找快乐是人的本能,有人以寻找快乐为快乐,有人以寻找痛苦为快乐。从快乐中寻找的快乐如流星,转瞬即逝。而从痛苦中寻找的快乐,如陈年老窖,回味绵长。现代社会,为有才华者提供了诸多的康庄大道,可有多项选择,可以升官,可以发财,可以名利双收,而只有不识时务者才选择杂文。杂文是一条越走越窄,越走越冷,越走越坎坷的路,于是杂文家们便身不由己进入一个怪圈,越写杂文,便越不得志;越不得志,便越写杂文。

兴雨不是历史学家,他无意于历史,他是真正的杂文家,追问的是历史,关注的是现实。他如一个勇士,身披铠甲,从历史的迷雾中呐喊着,冲杀出来;他如一个孤独的探索者,独驾扁舟,在历史的长河中,跌跌撞撞,一路漂流;他如暗夜雨巷中蹒跚的行者,为同路人提一盏朦胧的纸灯。

兴雨是一个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基督教牧师马丁·内莫勒的一句话对他产生极大的震撼：“在德国，当他们把魔掌伸向共产党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把魔掌伸向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把魔掌伸向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他们把魔掌伸向了我，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于是，他憎恶沉默，他注定要成为一个呐喊者，言别人所欲言，言别人所不能言。

兴雨是一个有着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惟一的私利就是思考的权力，他拼命捍卫的便也是这权力，在《胡适和郭沫若做人之比较》这篇文章中他十分感慨地说：“总结两位大师的一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对谁，不必仰视；无论什么时候，不能交出思考的权力，更不能失去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然而，要“不能失去自己的尊严和人格”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多少，那就要看你维护的尊严和人格有多少了。

如今，愤怒出诗人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愤怒的诗人已不多见，只剩下愤怒的杂文家们躲在角落里，生着闷气。其实，很多杂文家过去曾是诗人，很多诗人现在也正努力使自己成为杂文家。和邵燕祥一样，兴雨也是从一个诗人转变成一个杂文家的。这个转变，就是从“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到“光明给了我光明的眼睛，我却要用他寻找黑暗”的转变，完成这个转变，必经过一个痛苦的历程。寻找黑暗是杂文家的使命和职责，一个社会无论多么光明，无论多么进步，黑暗总是存在的。杂文家就是要把这黑暗指出来，引起社会的关注，促进社会的变革。

司马光在谈到写作《资治通鉴》一书的目的时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于是他便“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戒

者。”兴雨的《追问历史》也当如是。只不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统治者的，兴雨的《追问历史》却是写给大众的。读《资治通鉴》，权贵们会懂得如何让老百姓更俯首帖耳；读《追问历史》，老百姓会恍然大悟，原来统治者那一本正经的脸孔是多么滑稽可笑。不过，写给老百姓的书，当官的也不妨一读，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兴雨的《追问历史》为镜，可以知自己之德性。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教你如何做一个好官。

在《追问历史》一书中，贯穿着对极权的抨击，对专制的批判，对腐败的愤怒，对小人的鄙视，对自由的向往，对传统的反思，对弱者的关注，对权威的藐视。慷慨悲歌，一咏三叹。廓清历史，荡气回肠。通篇充满了人的自由精神和当代知识分子的胆识。其议论之精彩，见解之独到，使他的杂文独具魅力。

杂文家的笔是冰冷的，但是杂文家的心却是火热的。兴雨的笔汪洋恣肆，充满激情。他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向传统叫板，如果没有极大的勇气，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没有扎实的学问作基础，这一切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的。

读兴雨的书，无法冷静，无法心平气和，你会惊讶，历史原来是这个样子。模糊的变得清晰起来，清晰的变得模糊起来。历史在重组，偶像在坍塌。你会发现，自己竟然也变得深刻起来，沉思起来，你开始以与昨天不一样的眼光审视历史，审视现在，审视自己，审视周围。于是，你思想的火花也开始闪亮起来。于是，你也想要像他那样，纵横捭阖，议论风生，放飞思想，自由驰骋。

在当今，杂文集汗牛充栋，但精品却寥若晨星，一部《追问历史》将在中国杂文界独树一帜，成为佼佼者，占一席之地。因为它是血与泪的融铸，不是匆忙上市的地摊货。无论从题材还是写作手法，兴雨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那些兴雨常常自叹弗如的写作快手相比，兴雨多了

几分从容,于是便多了几分厚重。他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定会引起杂文史家的关注,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杂文界的地位。

读书人的自命不凡,叽叽喳喳,有时是很让人讨厌的,但他们自己却从来不觉。清代诗人赵翼的一首《窗鸡》,便很好地为这些读书人画了像,“邕邕呼来矮屋西,可怜啄食只糠粃。有时竟日无人喂,犹奋饥肠尽力啼。”中国历代的读书人就是这样,他们以社会为己任,“虽九死其犹未悔”,敢说真话,绝不妥协。虽然愚笨,倒也有几分可爱。

2004年1月于本溪



目 录

重说历史(序一)	吴 思
呐喊者的漂流(序二)	王重旭

上编 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3)
《史记》就真实吗	(5)
官无信如何	(7)
秦始皇致文人书	(9)
刘邦为何不怕贪	(11)
从周亚夫到马寅初	(14)
司马迁 你何苦	(16)
皇帝何必亲耕	(18)
嵇康教子的困惑	(20)
陶渊明之子怨父	(23)
审判隋炀帝	(25)
唐太宗真喜欢魏征吗	(27)
武则天情结	(29)
假如派个机器人	(31)
冯道与杂草	(33)
寇准败于谁手	(36)
君子为何势不两立	(38)
苏轼缘何总遭贬	(40)
柏杨为何讥讽范仲淹	(43)
岳飞死因探微	(45)
秦桧后人,你们怎不站出来	(47)
文天祥的幸与不幸	(49)
悬牌与遗训	(51)
海瑞的悲哀	(54)

戚继光为何晚景凄凉	(56)
重读《金瓶梅》	(58)
万历为何消极怠工	(60)
主动作假与被迫作假	(62)
乾隆致文人的一封信	(64)
夫妻在一起有罪	(66)
慈禧做的一件好事	(68)
珍妃死得冤吗	(71)
梦遇义和团	(73)
郭嵩焘的三大罪状	(75)
他们脑里少根弦	(77)
李鸿章的苦衷	(79)
秋风宝剑孤臣泪	(81)
统治者的闹心事	(84)

中编 在巨人的光环里

办张报纸为一人	(89)
孙中山的致命弱点	(92)
蔡元培先生的遗憾	(94)
如果断了这根血脉	(97)
党的创始人为何默默无闻	(99)
一字之易未可轻	(104)
胡适为何被围剿	(107)
如果胡适遇上姜太公	(110)
陈独秀为何被罢免	(113)
陈独秀为何不去延安	(116)
陈独秀与女工 胡适与小脚女人	(119)
胡适、郭沫若做人之比较	(121)
鲁迅与郭沫若的原配夫人	(127)
堂皇的理由	(130)
神圣的装饰	(134)
千古伤心事	(137)



从延安走出的四位老人·····	(141)
张学良捉蒋动因·····	(151)
吴刚捧出伤心酒·····	(154)
假如我是唐僧·····	(157)
不批马老又如何·····	(159)
按照这个标准·····	(161)
“章罗联盟”的来龙去脉·····	(166)
如果彭德怀不写信·····	(169)
诱发丑恶的病菌·····	(172)
副手何以成敌手·····	(174)
周恩来为何三缄其口·····	(177)
独吸悲凉之雾·····	(180)
悲剧可以避免吗·····	(184)
文化名人的悲哀·····	(186)
牛虻与病梅·····	(188)
文化昆仑与文化长城·····	(191)
为察见渊鱼者言·····	(193)
《东方红》曾经被篡改·····	(195)
不该忘记的三个人·····	(197)
为小人辩护·····	(201)
圣人与妓女·····	(204)
英雄与异性·····	(206)
远去的将军·····	(208)
何必等到自毙·····	(210)
马向东胜出与张鸣岐落聘·····	(212)
想起孔繁森订《诗刊》·····	(214)
在巨人的光环里·····	(216)

下编 狂欢的民众

华盛顿为何急流勇退·····	(223)
林肯死因别解·····	(226)
美国为何迟迟不卷入二战·····	(228)
克林顿绯闻之我见·····	(230)

(11)	拿破仑 电压 汽船·····	(232)
(12)	滑铁卢惨败之谜·····	(234)
(13)	希特勒为何不造原子弹·····	(236)
(14)	斯大林的微小缺点·····	(239)
(15)	三个斯大林·····	(243)
(16)	赫鲁晓夫的可爱之处·····	(245)
(17)	布哈林的奇怪感情·····	(247)
(18)	狂欢的民众·····	(250)
(19)	索尔仁尼琴与男女交往·····	(253)
(20)	评奖与撰稿·····	(256)
(21)	诺贝尔你真不幸·····	(258)
(22)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来信·····	(261)
(23)	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264)
(24)	高贵的下跪·····	(266)

附录:相关评论

(25)	“故乡外思维”·····	朱健国(268)
(26)	痛苦的良心·····	张 捷(270)
(27)	在历史记忆与民间记忆的走廊里穿行·····	老 姜(272)
(28)	后 记·····	(277)

